

□王国庆

陈薪伊和她的“剧诗”品格

第一次知道陈薪伊的名字，是黄梅戏《徽州女人》（合作）的编剧加导演。后来又看到陈薪伊是京剧《夏王悲歌》、《贞观盛事》、《梅兰芳》的导演；歌剧《张骞》、《巫山神雨》的导演；话剧《商鞅》的导演。她导演的京剧《贞观盛事》、话剧《商鞅》，均入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部作品之列。我的眼睛不由得灿然一亮，中国出了这么一个了不起的大导演。

第一次看陈薪伊编导的《徽州女人》，给我的感觉是，不像黄梅戏，有点类似歌剧那种东西。当时，有一位资深的评论家看过《徽州女人》，也惊呼：“黄梅戏不姓‘黄’了。”我心里也犯起了嘀咕：“黄梅戏这么改下去，它还是黄梅戏吗？”

但是，看到陈薪伊导的几部大戏，都进入了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部作品之列，我想，陈薪伊她在追求什么？我没有机会看陈薪伊导的全部戏，但就她导的黄梅戏《徽州女人》，京剧《梅兰芳》，我才明白，陈薪伊她在创造一个新的戏剧风格：“剧诗”。

一、从黄梅戏《徽州女人》感情戏，看“剧诗”的特色

为什么黄梅戏《徽州女人》开始出来，人们觉得不像黄梅戏？有比较才有鉴别。传统的戏剧，那是有严格的程式的。比如剧本，它就要求要有戏剧冲突，有故事，有情节。而在《徽州女人》中，这一切都没有了。取而代之的，只是对人物内心情感的抒发、渲染和张扬。你看《徽州女人》中的那个女人，只是一个女人，连个姓名都没有。她给出的只是一个女人的意象，一个象征，一个形体而已。至于这个女人，她姓甚名谁，那是无关紧要的。女人出台，是用红红的绸缎包裹着的，她像一团火，一团生命的烈焰，在舞台上燃烧着、滚动着，扑面而来，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刺激。象征着一个女人青春生命的叫喊和呐喊，让人激情澎湃。大红花轿在舞台上旋转着、舞蹈着、喧闹着，就像是一首奔放流动的诗，她像是在诉说着女人的心声。《徽州女人》的感情戏，贯穿全剧，如火如荼，如诗如画。或者说，她就是一首凄美的爱情抒情诗。

陈薪伊认为，好的戏剧，不但要“形似”、“神似”，还要“情似”。“情似”，就是陈薪伊她所要追求的东西，也是她的创造。在她那里，戏剧可以不要故事，不要情节，要有动人的精神内涵，要情真意切。陈薪伊说，她搞“剧诗”，是受了梅兰芳先生的影响。“《天女散花》它就没有故事，《霸王别姬》干脆

前后都不需要演了，只需要‘霸王别姬’这一段就够了。”“所以说，‘剧诗’不是我的发明，而是我学习到的。”我认为，是陈薪伊独到的眼光发现到的。

由此可以看到，陈薪伊所创造的“剧诗”，就是要以最简练的、诗化的舞台语言和比兴的调度手法建造舞台形象。她删除了累赘的故事，将聚焦点集中到了人物的情感上面，使我们感觉到了一个活生生的、有七情六欲的人，一个大写的人。在她编导的戏剧里，人性得到了极度的张扬。看了陈薪伊编导的戏，我终于明白，原来戏是可以这样写的，这样演的。

二、从京剧《梅兰芳》架构，看“剧诗”的品格

2004年，陈薪伊导演了京剧《梅兰芳》，这是她“剧诗”成功和成型的一部力作。梅兰芳先生是京剧大师，关于他的一生和故事，洋洋数百万言也说不完。但是，怎么样把梅兰芳先生一生浓缩到一台戏里，树立他的光辉形象？面对着这个命题，陈薪伊和编剧一起，抓住梅兰芳先生一生中最重要的蓄须拒演，表现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精神，来彰显他的品格。为了表现梅兰芳先生的艺术成就，陈薪伊撷取梅兰芳先生代表作《天女散花》、《贵妃醉酒》和《霸王别姬》的片断，来展示他的艺术魅力。以非常简练、精致的手法，用舞台诗的语言，用比兴的调度手法，刻画一个令人神往的情感世界，一种特别高雅高远的意境。她所达到的高度，不是那种故事片式的东西能达到的。也只有陈薪伊的“剧诗”架构，才能构筑和承载《梅兰芳》独特的艺术和情感世界。她塑造了一种朦胧美，给人一种雾里看花的感觉。就像我们看人体画那样，如果是全裸的话，那就没有了意思。而那种衣服半开半掩之处，才能引发我们的想象力。陈薪伊的这种表达方式，正是高明画家画的那种半开半掩的裸体画，给我们留下了广阔的想像空间。

艺术的品格，就是创造者品格的表现。陈薪伊的“剧诗”，正是她的伟大品格的艺术表达，是她不可言喻美丽心灵长出的花朵。她的创造，是她生命内部闪射出来的光芒。创造者生命的质量，决定了创造物的质量；或者说，创造者的美，决定了创造物的美。

三、从舞台效果，看“剧诗”的意境

陈薪伊在黄梅戏《徽州女人》中，把舞台功能放大到了极致。她充分调动所有舞台手段，来营造氛围，打造一种近似

□吴美莲

黄梅缘何飘香

黄梅戏作为一个艺术门类,从三打七唱,从田间地头,经过了几代人的不懈努力,如今已登上了艺术的殿堂。最近有喜讯传来,经国家教育部批准,安庆师范将招收黄梅戏表演专业本科生。黄梅戏本科班的设立,将为振兴传统文化艺术,为黄梅戏的振兴与发展摇旗呐喊,生威助力,也对青少年这批社会生活的主体,在文化的倾向与偏好上将产生极大的影响力。因此,黄梅戏的继承和发展成为争取青年人群加入振兴民族文化行列,将是一个重大的课题。

黄梅戏自产生以来,一直以它音乐的普及性、朗朗上口、且又委婉传情而深受观众的喜爱。黄梅戏的韵律以安庆怀宁方言偏左,携有浓郁的草根情结,而显露出独特的艺术魅力。我国悠久灿烂的历史,难以胜数的历史人物,从来就是剧作家热衷表现的对象,但黄梅戏开垦出一批经文弥秀的芳草地,黄梅戏的剧情大多是根生于民众之中的小人物的喜怒哀乐,其源头能在观众中产生共鸣,因而,黄梅戏才能香飘千里,任何本土艺术离开了这些都不可能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。

年轻人喜欢竞争,喜欢刺激,喜欢玩心跳,连通俗歌曲、流行歌曲、交谊舞,甚至人体彩绘都在利用他们的心理特点,扩大自己的观众群体。黄梅戏固守老一辈艺术家们的表演模式将会怎样呢?比如,我们欣赏《女驸马》,严凤英大师和王少舫前辈的表演早已成为经典。但是,那是上世纪的产物。如今,在化妆、灯光、音乐设计等各方面都前进了一大步,若在表演上还停留在大师们的程式上,不一定会得到中青年观众的喜爱。更何况,黄梅戏唱腔到目前为止,女腔还没有人能超过严凤英大师,如果不加强自身的修养,很难赢得观众。

梦幻般的艺术意境。戏剧是一种视听艺术,音乐是必不可少的。但是对音乐的运用,却大有讲究。如对女人悲剧命运的描述,在第一幕花轿过桥时就插入了类似“江河水”般的音乐,来暗示女人的未来命运。这一主题音乐,随着女人命运的变化,而不断加大加强。在第一幕中第一次出现:“江河水”般的音乐初现。第二次出现:女人和着“江河水”般的音乐,哭了出来。第二幕中第一次出现:“江河水”般的音乐悄悄进入。紧接着第二次出现:“江河水”般音乐渐强。在接着是“江河水”般的音乐兴奋地一泻千里。第四幕中第一次出现:那“江河水”般的音乐,似闷雷滚动。第二次出现:三十年来,我们第一次见到她哭得那样凄惨,像那江河水汹涌破堤,无尽无休。“江河

我在黄梅戏《女驸马》“状元府”一折的表演上,遵守传统现实主义的美学原则,根据新时代、新观众的需求,适当地予以新的内容,如在中状元自白时水袖的运用上,我舒张地略引用舞蹈的一个肢体动作,显示冯素珍春风得意的心情,在独白“中状元,着红袍,帽插宫花好新鲜”时,难抑内心的喜悦,同样的也是青春的活力点燃此刻冯素珍的心灵之灯。这样既保留了原作的精华,又被赋予新的意蕴,深受广大观众的,尤其是青年观众的喜爱。

黄梅戏在逝去岁月里,尽管传统现实主义戏剧硕果丰盈,成绩斐然,但是无需讳言,它也有着自身的局限性,我国戏剧还是处于一种相对保守、封闭的状态。由于时代的前进,社会生活的进步,观众审美需求的变化,这种局限性、这种状态正面临着时代的冲撞。

《孔雀东南飞》是安庆黄梅戏剧院一团创作演出的精品工程。《孔雀东南飞》这个戏养眼,他一反以往叙事为主单调的表演,在表演手法上运用了大写意的画卷,将这个戏折射出几许浪漫主义的异彩。《孔雀东南飞》理想色彩浓,抒情性强,富于想象力的夸张性,赵媛媛、董加林、郭劲华简单的三个人物,却将这一沉重的千古长诗以崭新的视角加以诠释,标志着黄梅戏从乡土气息浓郁向着多元美学形态发展。

由于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文化大撞击、大交汇的时代,也由于戏剧各流派面对现实主义和表现主义的各自发展要求,《孔雀东南飞》将两者有机结合,在黄梅戏唯美主义的表演手法上开创了一个先河。

水”般的音乐反复出现,加大了悲剧气氛,也加深了女人悲惨命运的色彩。对刻画人物内心世界,起到了撼人心魄的作用。

京剧舞台上,导具简约,是其一大特色。但是,在京剧《梅兰芳》里,陈薪伊却大胆地使用了现代舞台手段,来加大加深主题。落幕前,梅兰芳扮演过的诸多人物,相送梅郎。舞台上大雪纷纷扬扬飘落,世界洁白纯净,雪松、雾凇间有一条小路通向远方……泰戈尔的诗响起……纷纷扬扬的大雪中,梅兰芳向前走去……这一场景暗喻着梅花傲雪顶霜的高洁品质,使主题更加明朗,意境更加深邃。陈薪伊还用拟声、灯光、导具等多种手段,来渲染加深主题,达到了至高境界,使她“剧诗”充满了诗情画意。